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

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

床上的谎言

(德) 佳比·豪普特曼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床上的谎言

[德国]佳比·豪普特曼 著

黄立宁 译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床上的谎言/(德)豪普特曼(Hauptmann, G.)著;
黄立宁译. —北京: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01

(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)

ISBN 7-80000-404-X

I. 床… II. ①豪…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42800 号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87 字数:1200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1-500

ISBN 7-80000-404-X/1·13

定价:4500.00 元(全套四十卷)

内容简介

过日子的男人，大多不是上床的男人。
上床的男人，也大多不是过日子的男人。
在某个时候，你总得作出选择……

——主人公的母亲

床
上
的
谎
言

这部写于 1997 年的小说，一经问世，就获得极大的成功。

女作家把女性小说的优雅、神秘与扣人心弦的情节很好地结合起来，使得本书具有极大的吸引力，因而一册在手，很快就会爱不释手。也正因如此，本书才一面世就迅速成为欧美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，并居于榜首多达 50 多个星期。

故事发生在一家私人电视台里。女主人公与已经同居 2 年之久的男友，逐渐失去了激情与刺激。于是生活上没有激情、工作上提升无望的现状，导致她闪出分手的念头。可是男友偏偏是她在该电台的直接上司。家里人反对，因为她的生活至少还不能完全自立。就在左右犯难之时，本来无望去巴西拍电视剧的出差机会，却意外地降临到她的头上。

于是，新的转机、新的变化开始了。

在异域新鲜的环境、全新的工作中，女主人公结识了



一个新的导演。英俊潇洒、才华横溢的导演，很快就让女主人公彻底心仪。生活处处充满激情，阳光洒满每一个角落，可是心仪于人的女主人公渐渐发现自己的心导演似乎全然不懂。热脸贴上了冷板凳。

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女主人公就被迫出局下场了。

下场后，女主人公才慢慢回过味来。

爱她的人，她不会爱他；

她爱的人，他不能爱她。

女主人公的脑际，再一次想起母亲说的话来：

“过日子的男人，大多不是上床的男人；上床的男人，也大多不是过日子的男人。在某个时候，你总得作出选择……”

德国女作家佳比·豪普特曼，以擅长写富有时代特点、戏剧色彩浓郁的“女性小说”而著称，她在28岁时发表的处女作，一炮走红，重印多达30余次，销量逾100万大关。随后推出的两部小说，也同样畅销，同样出名，她获得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力。

上床的男人与过日子的男人，在女人的需求里是不同的。可大多数男人却不一定明白个中玄机。

——德国《明镜周刊》

这部“女性小说”以其大胆、独特的笔触，揭开了曾长久地罩在床上的谎言。

——法国《自由报》



“你快乐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‘嗯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当然快乐！”

“真的？可是你看上去并不是这样！”

“你怎么能在黑暗中看清我的样子！”

他转过身去，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。然后，她细听他的有规则的呼吸，像往常一样，她感到很生气，而她最恼火的是自己。

第二天早晨，尼娜若有所思地坐在她的写字台旁。眼下，她的生活里没有一样是顺她的心的。她与司文的关系从各方面讲都已经越过了顶点。可是，她害怕进行一次坦率的交谈，因为在她担任自由编辑的这家私营电视台里，他恰好是她的顶头上司。她不清楚他对分手会作出什么反应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提升她。

尼娜叹气，捻着自己的一绺头发。另一方面，司文在工作中做她的顶头上司，她也看不到什么美好前途。他对她既有帮助又有阻碍。他虽然给她分派工作，但同时也阻



碍她发展。现在，她已经二十九岁，距离三十而立的目标却比以往更远了。

尼娜一边生气一边心不在焉地发愣。他简直不给她机会！这次去巴西拍电视片，她非常渴望去，可是却被她的女同事撒拉捷足先登。就因为一个摄影师也要去，据说他会勾引尼娜，至少司文是这么认为的，她对此简直没有办法。

她嫉妒地朝撒拉望去，撒拉正心情愉快地安排着她的计划。几天来，她表现出一种挑衅性的快乐，抱住电话不放，与她在巴西的联系人安排拍摄时间、住处和采访对象。一个低预算的片子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钱。因此，撒拉既是编辑，也是作者、主持人和摄制负责人。其实，司文至少可以交给她一项职务嘛！

尼娜用手捻着她的刘海儿发型的另一绺黑头发。撒拉正在朝着南美洲大声说笑。显然，预算够付热线电话的费用。尼娜打量着撒拉从写字台底下得意地伸出来的长腿。撒拉会不会摔断自己的一条腿？在地毯上摔那么一小跤？然后她，尼娜，就可以取而代之了。

别这么卑鄙！她同时又对自己说。你应该辞职，搬出司文的住处，然后去争取成功！“等到你回来，我就去度假！”她突然对撒拉说。撒拉惊讶地暂时中断了她的电话交谈。

“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”撒拉嘲讽地撇撇嘴，“那么司文呢？”

“我一个人坐飞机去！”

撒拉谅解地笑笑，用英语继续在电话里调情。



蠢女人！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？她飞走？一个人？尼娜根本就没有钱。她在上帝管辖的这片广阔土地上是一只最穷的小老鼠。尼娜长叹一声，这时门开了，司文走进来。他很快地瞥了她一眼。撒拉马上以冷淡的办公事口气结束了她的电话交谈：“再见！”然后对司文说，“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很顺利，这将是一部收视率很高的片子！”

“那好啊！”

他朝她点了一下头，显得有点儿太亲热了，尼娜觉得，但也许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气气她。然后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。尼娜悄悄地观察他。他高大魁梧，有着一头金色头发，并且很得意自己没长粗毛的胸脯，就是穿上西装也像个牛仔。尼娜还清楚地记得，当初她为了得到他时自己所作的一切。当时她无可救药地坠入了情网，把他当作自己的白马王子，以及自己的未来和生命，甚至是她的一切。可那是两年前，现在呢？

他正把五块方糖放进咖啡里并开始搅拌。以前她觉得这样很有趣，可现在却感到烦躁。在家里，为了不增加体重，他吃什么都是加糖精，而在这里他却这么做，就好像这是他一向的作法。

“你编好你的故事了吗？”他突然问她。

她差一点儿问是哪个故事，不过，她还是克制住了自己。她还没开始调查呢，尽是些没影儿的事。她对奔驰公司的权力斗争不感兴趣，对奔驰公司的子公司就更加没兴趣了。她的那一辆旧高尔夫车，没希望能得到下一次车检部门的奖章。到三十岁的而立之年，她至少要混到一辆敞篷的轿车，她这么打算着。



尼娜叹道：“现在是中午。我还没联系上他们呢！”

司文默不作声。

尼娜耸耸肩。“这时候没人干活儿！”

除了我以外，尼娜心里想着。

“除了撒拉！”司文咕哝道。

“这有什么可值得提的呢？”尼娜吼道，“在里约现在不是中午，而是上午！”他皱起了眉头。“假如你连这点都不知道的话！”她又尖刻地补充道。

“裁减人员也许是人们在中午时谈论的话题，或者，甚至正是在中午时才谈呢！”他走到她的写字台旁俯视着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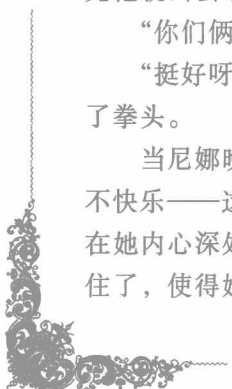
“工人也许是这样，”尼娜感到厌烦地回答，“但领导肯定不会！”尼娜感觉到撒拉这时正盯着她的脖子。她当然知道，尼娜今天还没动手做事。“此外，我也该去度假了！”她向他发起了进攻。

“你疯了！”司文转过身走向门口，并在那儿又停了一下。“采访戴姆勒公司是一项任务！而不是请求！我已经为这条消息安排了两分钟！你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。”说完他就出去了。

“你们俩有不顺心的事儿吗？”撒拉没有恶意地问。

“挺好呀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！”尼娜在桌面底下握起了拳头。

当尼娜晚上离开电视台时，她的心情仍没有好转。她不快乐——这与时间没关系。早上、中午和晚上都这样。在她内心深处有什么在隐隐作痛，似乎有什么把心窝里堵住了，使得她嘴角直往下撇。倒霉透了，她看上去脸上有





了皱纹。

尼娜朝门卫挥挥手，门卫也友好地点点头：“怎么，一个人？”她点头，遗憾地耸耸肩。“对，对，工作！”他在玻璃窗后面会意地说，接着又沉浸到他正在填写字谜的游戏之中。

夜晚很暖和，在十一月底还这样暖和，几乎令人惊讶。尼娜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此时的夜晚竟带着点儿春天的气息。即便是春天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她走向自己的汽车，车子生了锈，停在黑暗之中。司文还在剪辑室里，要晚一些再回家。即使他不回家，她也不想他。我对什么都不再渴望了，无论是对我的工作，对司文，还是对我的生活，全是胡闹。她想起了母亲，“我得去看看她，”她想。

床
上
的
谎
言

向 往

伊尔瑟·韦瑟尔突然见到女儿不期而至，着实吃惊不小。

“尼娜，出了什么事吗？这么晚了，司文在哪儿？”

“第一，现在时间并不晚，还不到十点钟；第二，没有出事；第三，司文在哪儿我无所谓！”尼娜纠正道。

“你们吵架啦？”

“你怎么这样想？”

伊尔瑟·韦瑟尔在尼娜身后轻轻地关上门。



“爸爸在哪儿？”

“去参加聚餐了。今天是星期三！”

“嗨，正好！”

她母亲在前面摇着头走进了客厅。电视机像往常一样正开着，很适合那个按着尺寸制作的壁柜。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普普通通，虽然看上去显得有点俗里俗气，但是，此刻对尼娜来说却显得温馨和舒适。她就是在这儿长大的。她曾在结实的餐桌旁学会了乘法表，后来又苦读到了中学毕业。如果拿一张新的餐桌来调换它简直亵渎了尼娜对生活的回忆。

母亲给她端过来一把椅子，“你饿吗？想吃点什么吗？”她问。

尼娜似乎根本没听见。相反，她惊叹“你去理了发！”

尼娜的母亲一直保持着她的苗条体形，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四岁了。甚至从脸上也看不出，它仍然显得柔嫩和匀称。尼娜很愿意自己更像母亲，但是非常遗憾，她却继承了父亲那张比较粗糙的脸。“我的印第安小丫头。”司文一开始曾这么亲热地称呼她。然而，这种针对她高而宽的颧骨的影射，对她与其说是溺爱还不如说是伤害。

她母亲用手快速地捋了捋她那剪成阶梯式的头发，笑道：“你还是跟你父亲一样，他也是什么都看不到。这种颜色我其实已经染了三个星期！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？”尼娜惊奇地扬了扬眉毛。对于她来说，这个发型才是最新颖的，而不是头发的颜色。她叹息着坐下了。

母亲关掉电视机，打开了装着星期日餐具的玻璃柜。

“你想喝点什么?”

“一杯冰镇啤酒——要是爸爸还剩有啤酒的话!”

尼娜突然记不起自己回家的目的是什么。跟妈妈谈司文吗?不可能。谈她的工作吗?没必要!谈性爱吗?不可想像!

“那么,你到底怎么啦!是跟司文闹别扭了?”母亲给自己也斟了一杯啤酒。

“没什么!唉!也可以说有!简直糟透了。对,就是这样!你怎么理解‘内心解雇’这个概念,妈妈?”

“是公司把你辞退了?”伊尔瑟·韦瑟尔吃惊地弯腰问。

“不,不!是我!我自己辞职了!我现在辞掉了一切。对每个人以及一切!你懂了吗?我没有宣布,但其实我已经这样做了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吗?”

伊尔瑟·韦瑟尔的脸色变了,身为母亲的忧虑悄然而生,她怀疑什么事不顺,她出了什么差错,在教育方面,身为榜样方面,在抚养方面?究竟是哪儿出问题了呢?

“你还跟爸爸睡觉吗?”尼娜又活泼起来。父母亲的性事始终是个禁忌,可以说并不存在。而她就像一个奇迹,她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?从前她并没有仔细想过可是现在她想要知道。

“我是否……是的,尼娜,这算是什么问题?”

“没什么?你只需告诉我——等一下——在结婚三十二年之后情况到底怎样?这难道不可怕、不恐怖?”她向前俯身,并没有等着回答。“我现在跟司文同居已经两年,觉得性生活毫无生机。你懂吗?心里的那种兴奋劲儿没有了。我根本就不再爱他了。每当他跟我做爱时,我都是想



着我的下一个片子。有时我简直得留心，提醒自己坚持到底。你懂吗？一直坚持到他的高潮。这简直是……我得跟他分手！”

伊尔瑟凑着她的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。她的皮肤现在已显出了浅红色的光泽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？你能行吗？”

你能行吗？这是自中学毕业后一直使她听了难受的一句话。因为她挣的钱还不足以完全自食其力，她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那样依附于司文，给她工作，给她面包，爱抚她，直到她睡着！这是什么样的癫狂，什么样的圈套！

“我不行，真该死！可是，我与一个男人上床时要觉得兴奋刺激！是的，我需要，但是现在真是……无聊至极！”

尼娜一口气喝干了她的杯子。她指指父母亲的结婚照。

“你说呀，你们是否还像当年那样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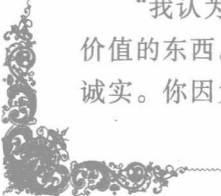
伊尔瑟·韦瑟尔又给她斟上了啤酒。“是的。”她迟疑地点点头，“就像原来那样！”

“像原来那样好还是像原来那样坏？”

“你父亲是个好父亲。他为咱们大家操心，并且从不对我撒谎。”

“噢，是的。可是在床上，妈妈，在床上！你怎么受得了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那种事了？”

“我认为，这在生活里并不那么重要，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。你的司文事业有成，他看上去挺帅，大方和诚实。你因为他有了一份好差事，一个好住处，生活得挺



好。毕竟——当初是你非要他不可！他不是你的理想情人吗？是你在床上盼望他！”

尼娜震惊得目瞪口呆。“盼望？你跟爸爸也是这样么？只是盼望？”

伊尔瑟·韦瑟尔深吸一口气。“人不能什么都有，过日子的男人大多不是上床的男人，而上床的男人也大多不是过日子的男人！在某个时候总得作出选择。”

尼娜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钟。司文已经睡觉了。她轻轻地穿过客厅。是的，她已经算不错了。高高的天花板上

床
上
的
谎
言

有石膏花饰，古色古香的镶木地板，宽大的双扇门。在科隆市中心的住房她一个人是承受不起的。就连组合家具也买不起。我怎么就总是没有钱呢？她沮丧地想着，打开冰箱。最后一瓶啤酒露出了瓶颈，就连它也是司文付的钱。尼娜关上冰箱门，但接着马上又打开了。“我现在要干掉你！”她嘟哝道，拿起开瓶器。

随后，她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面端起瓶子灌啤酒。“你是个没有独自生存能力的人。”她朝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祝酒。“你太笨，挣不到钱！大家都能独立生活，唯独你不行！”

尼娜喝了一大口。“你盼望他吧！哪怕他在电视台里那样混帐透顶地对待你！向他道谢并盼望他吧。他可是你的理想情人！拍他马屁，然后再道谢吧！”这时酒瓶不慎脱手了，大声地砸到意大利出产的“设计师”牌盥洗池里。尼娜惊恐地伸手去抓。厚厚的褐色玻璃瓶完好无损，但是盥洗池却未能幸免。尼娜用食指抚摸那道深色的裂



纹。

“真是活见鬼……”司文突然出现在门口。他头发蓬乱，只穿着一条短睡裤。

“噢，晚上好！”尼娜快步上去挡住了盥洗池，手里仍握着酒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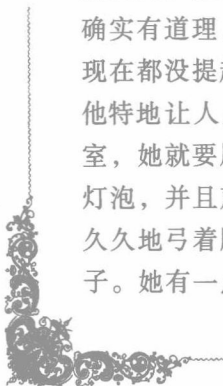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现在要怎么着，是闹翻天吗？”他皱起眉头瞪着酒瓶。

“我，不……我只不过是渴坏了！”

“那就快来吧！不过，得先刷刷你的牙。你知道，我受不了啤酒味！”他没再多说，转过身，又在床铺的方向消失了。

“刷刷你的牙！”尼娜模仿他的口吻，用两手扼住瓶颈，“我干掉你！”可是，随后她却光着脚溜过嘎吱作响的木地板，走进了司文的工作室，心里怦怦地跳并细听卧室的方向，同时在写字台里寻找那瓶消字灵。既然它能把白纸上的黑字盖掉，那么，它兴许也能让浅色瓷釉上的深色裂纹消失吧。

接下来几天，照尼娜看来，她可是对司文花了相当大的功夫。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母亲说她经济不独立的话确实有道理，有一部分是出于对司文的感激，因为他直到现在都没提起那道涂饰过的裂纹。这套名贵的浴室设备是他特地让人从意大利进口的。不过，每次司文一走进浴室，她就要屏住呼吸。为小心起见，她扭松了浴室的两个灯泡，并且声称它们已经坏了。当她看到司文在盥洗池上久久地弓着腰刷牙时，她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扮演一个女骗子。她有一点始终不明白：他到底是拿她的问心有愧来取



乐呢，还是根本就没有发现那处裂痕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她是否能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给意大利人？

办公室里的忙乱

星期四早上，尼娜来到电视台时晚了一点儿。尼娜今天愿意享受自由人的奢华。

她刚要推开编辑部的门，门却从里边猛地拉开了。她差一点儿跌进去，与司文撞个满怀。原来是他正要冲出来。

“好啊，你也来凑热闹！”他责骂她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尼娜朝他身后望过去，艾尔克和萨布莉娜正站在撒拉的写字台旁，在抽屉里发疯地翻寻。此时，办公室里一片混乱。

“你刚才在哪儿？”他吼叫道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……”

“那些没人会感兴趣！我们去巴西拍片子的计划眼看就要泡汤了！这才是要紧事！”

“啊，不会的。”尼娜站定，望着他，问道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他极不耐烦地吼着：“因为撒拉得了水痘，是昨天夜里得的。明天她没办法去了，有传染的危险。谁愿意跟这么个病人同乘一架飞机呢？况且，她还发着高烧！”

尼娜没说什么。她寻思，现在，他得把这事儿交给她

床
上
的
谎
言

了，因为他别无选择。

“萨布莉娜，要是你找到了她的那些资料，就马上来我的办公室，把机票换成你的名字！”

不！尼娜心里喊道。让萨布莉娜接这样一项任务简直太好笑了。她太愚钝了，前不久，她把关于塞丽娜，戴恩的专题节目搞砸了。依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女人她还真得重视！

“整个下星期，我得剪辑我那个关于科隆文化状况的片子。然后还要验收。紧接着就要到播出时间了。我该怎么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呢？”萨布莉娜问道。

根本不行！尼娜心中尖叫道。

“那就让艾尔克去！”

你这混蛋！尼娜的心痉挛不已。

“我有播出任务！这你知道的！干吗不让尼娜去？”艾尔克看了一眼尼娜说。

噢，我爱你，艾尔克，我爱你！尼娜真想亲她一口。

“对，干吗不让我去呢？”尼娜问。

“因为莱奥是个好色的家伙！”司文脱口而出。

屋里安静极了，大家都默默无言。

“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。”艾尔克摇摇头，“就因为你担心那个摄影师？所以，你就不让尼娜去？这可真是……哈哈！”她放声大笑。

司文显然很后悔自己的失态，他的表情和手势都表明了他要退步。现在动作要快，尼娜想，利用好这一瞬间的有利时机。

“我最近没有固定的任务，我可以帮忙！”尼娜用一种